

永樂大典

卷七千七十八

月必有自效於軍中者夫主將惟在朝廷慮之故連中其機會不與并日
以賞其人使兩河藩鎮聞之其在下以取朝廷之賞以賞其德也
為本順夫此所謂不致而居人兵者夫上曰昔年十月魏博兵馬使田興請
文奉貢詔以興為節度使曰休謀劫掠軍政皆決於家任將士則敢以定
增移多請時兼官慎怒新命久未主軍中不安曰興奉入府士年大許
拜請為留後興驚仆久之是謂來曰汝有德言言皆曰惟命興曰少
則大使守制是憲今中風藉請官文然復可肯曰請興乃殺將士則于十
餘人遣使謀於外軍以聞上並召韓齊儒魏博若符興言有請還中使
宣慰以觀其變韓曰今日與興其土地與興王傳詔命不來此際惟心
納必待收使主使待將士未奉然後與之則是思出於下而其收效之心
非今日之與古有素與相家使某等謀相韓守謀亦為之言上竟遣中使
張忠順如魏韓使上言朝廷思威待失舉此一舉時機可惜奈何素之計
忠順之行有慮遠矣已明且即降命除興節度使補不及也上以且除
留後韓曰興奉順如此自非思出於下無以深慰其心上從之忠順未
還則命已至興感思涕泣去歲臘月十一日遣知制誥裴度宣慰魏博于
歸官離韓上言韓平不常皇化一旦奉命不有宣實通其所望則無以慰

永樂大典卷七千七十八

士年之心使四所勸募請於內年故百五十萬緡以歸之實官以馬太
上以語韓韓曰興不貪身也之計不願口得之思歸命聖朝陛下奈何
愛小費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遺人心救河東使奉換軍一夫不可使是借
使國家怪十五萬兵以取六州則子而免之其要豈止如此而已乎上悅曰
朕所以思承奉會軍實財正為天下之計也韓曰方不使府之府中何馬十
一月遣知制誥裴度宣慰魏博韓曰宣慰軍士以川百姓給優一年軍士受勝
歡聲如雷或德兒那使者數年免之相顧天也歎曰強強者奈何益于度
為與陳君自上下之義興德之此夕不從請度備行所部宣奉勸命人奉
所部款官請有年汪魏奉事余於仁德宣主備修者皆避不居群徐陸連
遊客所說百方興終不聽韓曰人謂韓曰我世與田氏約相保僕
今與非其族人首受兩河事亦公之所慮也我與成德合軍討之其曰我
不知利害如奉詔行事耳若此我則以兵未取曹州許通權不改
期范氏田憲不可謂知所取與能治吾謀夫然猶不通於一傳而使夫之
韓齊宋卿夫其通亦由人心不固而上洋多竭之况不保之以德而臨之
以兵乎 上起筆發明前書曰此謂文奉貢即思以為節度王此人言違某
及宣慰是皆于其忠懷之故使也憲奉月人若此得非能韓于韓之忠謀

永樂大典

卷七〇七八

于置根武天德營田于終春休武天德在者良田可為項請得能吏州正
 官田可以自賣是食上代之分久人使虛地經度四年之間開田四十八
 百頃收稅四十餘萬斛歲省度人錢二十餘萬緡吐蕃寇澶州吐蕃入
 寇上惠之李絳言京西京北始置神策軍以備禦吐蕃使與帥度使
 持角相應今則解衣其食坐托神策軍有冠至節度使連與供進則云中
 取中尉度分死其侍執屠去遠夫祇有米既之時開命奔赴節度使無州
 我以相制相視如平久在右前部其有月命請錄所在之地劉非本錄使
 就令齊一則軍威大倍屠本教人寇夫上田賦不知舊事如此當云行之
 既而神策軍驕恣日久不無肆其度使竟為官者所沮而止胡人曰憲宗
 遣光琦遣使也承璋繼後何異決之至於分錄神策乃圖計之大者及為
 官官尼止由不能推其所為也苟能推之足以還重四保不能推之時其
 身之不自保非虛言也

五切要集覽卷八上上姓名 申版籍中請也版籍所以言戶口與地
 給復一年也見高祖武德四年備禮學先漢高帝十一年置禮郡
 禮郡州平置禮郡治馬今奉平府是蔡州彰義節度治馬今汝寧府是
 魏州武德節度治馬今其定府是鄂王開馬 經度姓當錄度之度是

永樂大典卷七千七十八

各及持角相應持角注見漢然字章武二年尼止尼女乙及角維止
 也至十四止或尼之

八年春正月以回鹘為相州刺史張其之元也與初孤獻大養而教之
 與嘗於年中月射一軍其及駐是而快之曰爾不自悔禍將及矣故與能
 自全於情表之時權德輿罷守言可乎終敢爭論於上前德輿居無所
 可舌上解之故罷勝回輿名私正劉久其言法書勝名何于回輿之前言
 請支奉貢此言勝名私正皆于之也劉日勝名不吉其美言其惡言言反
 此言私正其美也言回輿言正己言全忠其惡也終劉日言勝名正言勝
 姓三言勝名三詳人言也 貶于頔為恩王傳頔大留女女舞舞不侍志
 有樂止言者自言與梁守謙以事頔使其子敬路之來去其舞舞其詳索
 路不得誘其叔夫解之事實頔亦以請問請罪在使恩王傳紀劉請教
 雷州事連僧基在登座自負元以來以財又權津受方璵賂遺厚自奉養
 矣不敢請至是權侍中為之言上欲許之中丞許存誠不可上遂中使詣
 堂正肯存誠對曰陛下必以許以信請先投臣不然臣不奉詔上喜而從
 之故殺登座儼西川節度使武元衡入知政事劉久在言法入知政事何
 本罷相之辭也先是梁文請代以回平章事武元衡為之本罷相也於先

與地要寬今大開路堂州恭馬上部之北境漢馬土原部地便提正水
堂鎮隋置堂州而北入十月日而人汗城天德軍治於此曠瘠曠明
所及廣而曠曠山石也亦言作塔障土之不寧惟是五傳昭九年文
解云又不特如此

九年春正月李絳罷為禮部尚書上官誥宰相曰所革當為朕惜官勿
用之私親故李吉甫惟德與皆謂不故李絳曰臣始所革當為朕惜官勿
詰其才詰者尚不與官不詰者何故使與臣問其才臣與官相稱吾月若
避親故之嫌使聖朝訪多士之美此乃術安之臣非主公之道也苟所用
非其人則朝廷自有典刑誰敢逃之上以鳥然又嘗問絳人言外問則實
大感何也李絳對曰自古人君所甚惡者莫若朋黨故小人誣君子者必
曰朋黨蓋言之則可惡奪之則無跡以此日之則天下之賢人君子無能
免者此宋漢之所以亡也願陛下深察之大君子固與君子合豈可必使
之與小人合然後謂之非黨邪絳委以丞輔位主是道罷朝氏曰憲宗有
意於治事功未半遽欲漸去邪說未之遂故君子初以朋黨故李絳又以
朋黨故裴度而於程昇皇甫鎔則不疑也所以然者絳度耿諫昇鎔順從
是以自陷於黨也而不自知也太宗以克己納諫親執太平鏡而稍息遂

永樂大典卷七千七十八

五

疑擬做何黨憲宗固不能免矣所以然者不孝故也大中許伊尹成王師
周公武丁時傳說所學者正心而不道理故無光明復暗始勤於倦之失
也劉及且言法唐世宗朝罷書李德恒諫也唯賢宰相則雖罷為外官
必書非是言罷而已吐突承璫為神策中尉刃上故相絳先出吐突承璫
為淮南監軍主是召王承璫欲以為在神策中許范氏曰李絳可謂大臣
矣不與承璫且立於朝故言信於言信於言於民可則是不可則是使其君
用捨以義而不以利不如也臣以為國之重哉尹起平終明使六年十
一月承璫出監淮南軍十二月李絳言承璫事主今年正月有璫再奏絳
罷而承璫復入夫以李絳之言而承璫復入於朝廷承璫之惡不伴久於外服
憲宗自謂去承璫輕如一毛而不知其若泰山至於絳之為相雖能輕
用之終非所樂是豈古人所謂用賢如梓否去法如拔山者也此事詳
觀則得之矣此憲宗之所以不忠也劉及且言法唐世宗朝罷書李德恒諫也
絳與承璫不兩立者也絳在相位承璫無可入之理絳所以出則承璫少
以入矣憲宗之承承於承璫如此則且而言之所以病憲宗也史稱上
欲相絳先出承璫吾不信矣夏五月授置宥州李吉甫奏開元中置宥州
以傾降元寶應以卷國備邊廢今請復之以備回鶻備寬項上從之先是

永樂大典

卷七〇七八

田勣奏請昏制遂以費廣未許李絳言田勣凶強不可無備淮西窮饑下
要經營萬一北邊有警則非步騎數萬不足抗禦而淮西運糧使延嘉月
之命為國家費宜特降止之詔上不能言曰李深之說不見庸奉身
而違可也天子而所畏伏雖有故也昔以正理夫豈當質而轉懇懇言
之於此林華夷之川夫語燕之室矣六月以張弘靖同平章事 秋七月
以岐陽公主適司議郎杜揆 詔休寧王沂孤那推德興之塔也上曰德興
侍塔那我不及非先走尚上言以取德興之家上始命宰相還公所于弟
可看清實者諸家多不願惟杜佑孫揆不辭遂以保尚岐陽公主公主上
長女郭妃所生也有贊行杜氏大被專行不翅數十人公王早妾怡順一
同家人禮度二十餘年人未嘗以絲髮問信為責始生則與揆謀曰上
所賜奴婢年不肯窮屈奉請納之恣日市然厥可制指者自是問門落然
不問人聲 劉及益書法書下婦多矣未有書某官某者此其書何於此
中其權德輿之侍塔獨孤那也命還公所于看清實者尚公主書月詠那
帝意也自是郭顯書起居郎于塔書校書郎常保衡書右拾遺林唐世書
下塔皆清實者帝廢之也閏月彭義節度使吳少陽卒少陽在蔡州陰奉
亡命抄掠壽州蔡山以賞其軍既死其子元濟匿身自領軍務初少陽聞

永樂大典七千七十八

六

吳武陵石請為賓夫武陵不答上是以書諭元濟曰人情一也足下反天
子部曲亦欲反足下易地而求則情可知矣少陽到官詠北揚元帥大行
侯惟清質助少陽入朝元濟殺北回惟清先即先奉事在長安其以淮西
虛實及取元濟之策告吉甫元濟殺其妻于而以重賞質質主李吉甫
言於上曰淮西非如河北口無室使而國事當數十萬兵以備之勞費
不貲夫今不取後難圖矣上許討之張弘靖詣先為少陽報稱官遣使
平贖待其有不順之迹然後如去上從之遣工部員外郎李君若河平祭不
得入而遂以馬重胤為汝州刺史李君若以馬汝州計款水都而河陽宿
兵今以制魏傳今曰北正歸順則河陽為內城不應尤重兵以示信以
馬重胤兼汝州刺史使使魏之知北正檢校右僕射賜其軍款二十萬給
北正曰吉甫若移河陽軍之馬也冬十月李吉甫卒 十二月以常賈
之同平章事

王切學集覽 降主下林公主之深之手下子 清實又曰日貢下也
清實猶言清獻也 尊行不翅數十人 亦謂及然謂曰吉謂專長行軍
其言數十之多可制指者可制指而伏聽指尾之人亡命注見漢大中
五年輟朝以止朝先也 猶言棄世

永樂大典

卷七〇七八

永十年春正月吳元濟反制荆其官爵發兵討之其元濟假兵使孫及朱
 戮制荆其官爵孫十六是也計之入也孫也使柳公輝以兵五千使
 女州刺史李德計元濟公輝曰元濟之兵上不知兵作即奉請自行計
 之去女州署都知兵馬使是年六月元濟之兵曰行營之軍一以都將
 威恩畏威如出麾下公輝統今至元濟事諸將皆服士子在行營者
 李給兵卷要法決者沈之於江士子皆喜故每戰皆使公輝所來馬既
 困人公輝命殺馬以祭之三月以柳宗元為柳州刺史劉禹錫為連州刺
 史王叔文之黨十年不重移執政有濟其才欲新選之者志存士字師決
 官學官其不可上亦慮之皆以為是州刺史宗元得柳州禹錫得梧州宗
 元曰備州非人所看而事得親在室為無母于供位理欲請於朝以柳多
 備中丞裴度亦以為高踴母老為上言上曰為人子不自強貽親憂此則重
 可責也度曰陛下方倚太后慈高踴在所宜於上良久乃曰朕所言以責
 為子者身然不欲傷其親心是謂在右曰裴度竟執其切禹錫得改連州
 宗元善為文嘗作詩人傳曰詩人不執斧斤刀錫之執身以手引規非繩
 墨度材視制指危象上各起其事不勝任者退之大履既成則獨召其切
 猶相天下者立綱紀整綱度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能者進之不能者退

永樂大典卷七千七十八

之萬國既理而謀者獨稱功傳周者其百官執事之勤勞不得紀焉或者
 不知體要術能矜名親小勞使無官能於府庭而違其大者違者是不
 知補道者也又作禮樹郭索既傳曰索既善禮樹其言曰凡木之性其根
 欲舒其土欲固欲疏之勿切勿慮去不侵顧則其天全而性得矣他人
 不然根奪而土易矣之太息矣之人怨也視而恭德之善者以其庸以驗
 其生枯極其本以意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也
 不我者也表人者好項其命若其得也而卒以禍之亦值先已曰弘正遣
 其子布將兵助討淮西元濟既死上以魏博歸命今又遣兵助討淮
 西元濟可嘉故行書以平之 盜焚河陰轉運院李師道數上表請赦其
 元濟上不從師道使大將將二十人赴壽春發言助官軍實以復元濟也
 師道亦奉利容姦人數十人說師道曰用兵所患莫先糧儲今河陰積
 江淮租賦請潛往焚之師道未都笑言爾亦欲除一害也師道從之遣功
 河陰轉運院院院帑三十餘萬緡匹數二萬餘緡人情懼懼多請罷兵上
 不許夏五月遣御史中丞裴度宣慰淮西行營諸軍討淮西又未有功上
 遣裴度詣行營宣慰裴度用兵形勢度言淮西必可取之狀上曰爾請將
 惟字元顏身而知為必能立功既而元顏數敗賊軍上以度為知人知制

治精愈有言淮西三小州或弊國制之徐而富天下之全力其政政可上
而竹無所木才知者生下所不... 以言諸道餘兵各二三千人既
力平於心... 於取關... 諸道軍... 復不... 名士... 唯然... 我月... 性而... 中書... 曰天子... 止其... 元衡... 城大...

永樂大典卷七千七十八

府縣曰... 言自古... 書... 士則... 張... 相... 命... 賊... 以... 則... 賊... 實... 觀... 身... 相... 不...

相為始終臣恐後人或以先衝元於盛賦曲加微議故特因朝日所書詳
為之說以告後之世於後分書云 引及至書法唐世宰相其官年者三
人重予之也於先先秋以平章事使同議不絕或請罷度官以安河朔之
唐外二句詔以斬其宿其第中使同議不絕或請罷度官以安河朔之
上怒曰若罷度官是為謀得成朝廷無使朝廷無使朝廷無使朝廷無使
以度為相度言准西腹心之疾不傳不除且朝廷業已討之而河朔遠者
將視此為高下不可中止上以為然也以其事度討賊愈急初德宗
多猜忌朝士有相逆從者金吾皆伺察以聞宰相不敢私弟見容度未全
德宗深平宰相宜招延四方賢才與參謀議請於弟弟見容許之范氏曰
休戚若不關先為自古以來未有贊贊其大臣而可以為國者之大疑之
則勿任任之則勿疑宜相者當得之於未用之前而不當疑之於既用之
後未有可託天下而不保其不欺言者也然而人君多疑人之從已其未
用也疑信之既用也通防之是以上下相索而政愈亂也秋七月靈武節
度使李光進卒光進與弟光顏反善光顏先娶其母妾以家事母卒後光
進乃娶光顏使其妻奉旨齎齎物歸于其姊光進反之日新婦違事光

永樂大典卷七千七十八

九

始先姑命主家事不可易也日 詔絕王承宗朝貢 八月朔日
食 李師道遣兵襲東都捕得伏誅 師道且留復院於東都潛內兵數
百人謀焚宮闈縱兵殺傷其小年師道子呂光胤告變元胤於兵圍之賊
未突出望山而進都城震駭守備兵士皆上皇城門部分指使意氣
自若都人賴以安東西面皆高山深林不耕種守以射獵為生人皆處
勇謂之山棚元胤設重賄以收款于有山棚逃賊元各其備引官軍共
圍獲之殺驗付其屍乃中岳寺僧誦了為師道買田伊州陞澤山間以舍
山棚而承食之積獲伏誅實與元者元款千人留守將及歸年數人皆受
其職石元胤期圖濟業與師道和款元胤者乃師道也元胤密以聞上業
已討王承宗不使窮治九月以韓弘為淮西諸軍都統初上以異故在河
東所遣裨將多立功故欲以張勳止替諸軍計且西款無他計能但傾府
庫以養士卒路宜官以結介拔推於經年無尺寸功張度屢言其軍無政
乃以韓弘為諸軍都統於亦欲使弘自重不願淮西連年行于光顏戰最
力弘欲結之舉大舉城索得一友好人宏之絕世遺使遺之光顏乃大舉
將士請使者曰敢士敢為皆棄家走承宗犯白月光顏何志獨以聲色自
娛悅乎因流涕泣者皆泣乃即席厚贈使者并致送之曰為光顏多謝相

公光顯以事許國嘗不與廷議同歲日月元無氏夫冬十月盜焚栢崖舍
十一月焚獻陵復宮永巷吐蕃請互市許之十二月河東節度王錡
卒錡家奴告錡子稷臣所獻家財上命遣中使檢括長慶諫曰臣恐諸行
財以身後為憂上遂止使者以一奴付京北杖殺之

王切學集覽

馬踐殺園人踐大計及竭也園人養馬者彼馬踏殺之

夢得為韓守聽聽於府庭杜荀詩聽聽園多狗注聽聽斤及字當作

折天火聲又通作信足解宋王九辨曰猛大信信而近吹子郭蒙駝傳

柳宗元作此傳且為言以馬賊也淮西三小州中州義寧都今信陽

州是光州又陽都徐州汝南郡三州皆在淮西屬彰義藩鎮心孤孤一

本作孤又昭釋文曰謂心若孤之故趨勇注先音併帝升平二年伊闕

注見周安王十五年陸渾注先漢帝玄史始二年舍山棚今如字館之

也

丙十一年春正月張弘靖罷為河東節度使王承宗獻兵四條幽谷走三
集皆晉之學上承請討承宗上欲討之弘靖以為兩便且與恐國力不久
請併力平澤西乃征伯真上不為之止弘靖乃承宗使之范氏曰張弘靖
嘗不夫感道遂以禮有人臣之禮夫其後平伯真併力澤西如其所處

永樂大典卷七千七十八

十

憲宗雖得之於承慶而失之於承宗承宗之也翰林學士錢徽知制誥
蕭儵罷時研臣請罷兵者承宗上憲之以此為微以警其心劉及益書法
學士知制誥亦有言罷者此其言何乎斷也於是計承宗先微他各請罷
兵上不聽無之然後其靜息夫制削王承宗官將發兵討之承宗之妻請
先取吳元濟復討承宗曰陛下不見建中之事乎始於討經及齊而蔡然
趙皆應之平秋承宗之亂由德宗不能悉取平之價欲太平之遠成故也
上不聽諸軍討王承宗者互相觀望爾然承宗使部士美引精兵登其
境大破承宗之衆於相州蓋斷建陵門狀也起平發明自淮西周共益
然蕭儵綱目皆一一言之者所以者憲宗乃於討賊不以人情動搖之故
而為之罷兵也下言高靈密於其表亦然劉及益書法於是凡五言蓋
建寧賊也然則憲宗之斷賊不可及矣二月吐蕃贊普死折質香可魯
又去以事遣吉岡平章事南詔勅龍巖為其下所殺勅龍巖道虛不道
其在王世無狀之也其弟勅利劉及益書法凡言其所殺賊不在人也
於是勅龍巖道虛不道故言賊之即日天仗之若言為下所殺也貞觀
二十吐連度貞元六年忠貞可汗是平勅龍巖大和六年昭信可汗三月皇太
后崩夏四月以司農卿王育壽封列侯又封始以象數得吉五月李光顏

永樂大典

卷七〇七八

烏重胤敗淮西兵於陵雲柵 六月唐鄆節度使高霞寓大敗於鐵城柵
 諸將討淮西者雖則在法故敗則品之在法大敗不可掩始上聞中外
 雖得半相入見時勳罷兵上曰朕自之命今任當論州兵事若不行
 帥之不勝任者易之兵食不足者而之月蓋併以一行夫利遠法罷兵非
 於夫獨月兼度之言他人言罷兵者亦稍息夫秋七月敗高霞寓以未滋
 為彰義節度使 八月韋貫之罷為吏部侍郎韋之性高調行魏利未品
 又數請罷兵故罷 朔八日大討不從後五年之而下度司否難易必於
 進取宜善為師者哉 況當州兵之特 尤必君子在朝小人勿州乃能去二
 相而拜守邊者 王涯宜商博亦以聚欲得幸曾知方欲決死法而而已近
 酒色之妻所以四體腹心畏死而頗非然 葬莊憲皇后 九月饒州大水
 深丈四十七百九李光顏為重胤被陵雲柵 加李師道檢校司空李師
 道開陵雲柵而懼詐請輸款上以刀木能計加檢校司空冬十一月以柳
 公綽為京兆尹 公綽初赴府有神策小侍羅馬衝其前導公綽駐馬仗
 之明日入對上怒詰之對曰京兆為軍教師未合視事之初而小行款爾
 唐史此乃陛下詔命非備使也臣知伏無任之人不知其為神策軍
 行也上曰何不奏對曰臣欲言杖之不容奏上追謂左右曰汝曹漢作意

永樂大典卷七千七十八

此人服亦畏之加李光顏等檢校官討且西諸軍近九萬上怒諸將大無
 功必罰十二月義成節度使渾瑊與王承宗戰大敗渾瑊與承宗戰屢勝
 引金師登其境承宗懼遁入馮境吳信城邑人心始內附而往中使
 又督其兵瑊遣戰大敗奔定州以王涯同平章事 貶袁滋 劉及益
 言滋滋嘗言賊言州刺史夫於毛以州州別為不害削之也滋再命再
 奪以是為不足言也故削之以李愬為唐鄆節度使 未滿至唐州元濟圍
 其新興橋 滋平靜以請之元濟由是不使以滋為意朝廷知之既滋撫州
 刺史以李愬代之愬至唐州知士卒悍戰謂之曰天子知愬素儒故使持
 權爾曹至於攻賊進取非吾下也衆始信而安之愬親行視士卒傷病者
 存恤之不事威嚴或以軍政不齊為言愬曰吾非不知也東向書事以忠
 惠懷賊賊易之間言主必增備言故示之以不備彼必以吾為儒而懈備
 然復可圖也淮西人怨愬不為備初置淮潁水運使楊子院不自淮陰濟
 淮入潁上項城入潁輸于郟城以饋淮西行營看津運之費七萬餘緡
 王初學集覽 魏利涑品魏利注見宣宗大中十二年涑品注見宣宗
 開元十七年以討不庭注見漢書卷九十八

其軍事既久有功九月以直隸州平定守李遂吉罷初上為寇攻上不在
張宿以辨口待中及即位李遂吉亦在張宿之側上始知其忠之不以
以宿為休沐大夫遂吉亦以宿之為人以州伯請先上
上不悅遂吉人與張度其謀上方宿文以平斥乃罷遂吉而宿宿宿
王涯因謀不能宿山先恐致及宿竹端方之士此其再轉相來宋淵去
之李想攻吳房入其外城李想行攻吳房諸將曰今日佳也李想曰昔也
不也我宜出其不意彼以佳亡不告宿上可也遂佳先其外城而遂佳
西竹孫欲思以號時五百是學其背宋萬竹先想下為彼胡林今日收也
者新是竹力我新欲思我初想宋勝攻其子城可攻也想不勝引遂冬十
月李想夜襲秦州擒吳元濟權送京師李佑言於李想曰公之請共宿在
泗曲守州城者自晨年可以來虛直抵其城此城竹間之元齊已我濟夫
想然之十月遂守書記鄭游白吳度度曰非出守不勝守竹民困也
乃命福及李思長即交將三千為前驅自與遂軍行三十八為中平李遂
誠時三千人敢其後軍出不知所之想曰但求行行六十里夜至張飛行
至故其茂年及降于彼其備命士平少休食乾糧望羈勒留共積之以斷
胡山故兵又亦兵以斷泗曲及諸道橋梁使夜引兵出諸將請所之想曰

永樂大典卷七千七十八

十四

入卷門取共元濟諸將皆失色遂平吳曰不遂守佑最計時大風雪狂
聚人馬凍死者相望人入自以為必死也吳長想其故遂夜平會其行七
十里至州城自吳少欲命官軍不立小州城下三十里下故秦人不為
備泗曲城想生無一人如有宿忠吳以公社士從之守門平而
留擊將者汝等將如故是問門則秦錫傷害也想入居元濟外完云告元
濟曰官軍主矣元齊不信起數人定問想軍政今日常侍侍語應者近萬
人始懼曰何守常侍能主於此乃雖至有登身城拒戰竹董董質據精兵
萬餘人後泗曲想曰元濟州望者董質之攻身乃請董質家李備之遣其
子侍道持書諭董質董質遂守守守想濟想攻身城境其而竹武勇負
勇助之門樓執元濟權是守即其告于吳吳中先三州及諸鎮兵二萬餘
人相繼來降自元濟執權想不攻一人自官史攻下所處之卒皆使其職
使之不攻然後也於鞠場以待某度諸將請曰始公攻於胡山而不憂勝
於其身而不取其大風甚雪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懼其平以成功皆其
人所不測也故問其故想曰胡山不利則賊輕我不為備矣取兵房則其
來奔秦併力固守故存之以於其兵風雪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其生

永樂大典

卷七〇七八

勝位小致先自使夫所以三功乎欲皆以然公本已而至於侍士知賢
 不既先可能斯元其所以成功也 劉元正書法實不有考時者其在
 何亦想功也惟西之功推考想其所以人成惻隱書倫惟西行書人
 其房外城書夜集茶州務其元書其所以有身請公書以李鄴同平章事
 榮慶入蔡州榮慶是彭義節行陣身為餘八八賊子然其系親出也非於
 路在度行進之想日蔡人相傳不派上下之公致十午矢領公同而示之
 使知朝廷之專度乃文之想至軍大城度以蔡平為身共成謀日蔡人及
 及者高多不可不備度天曰吾身彭義節度使也思既於蔡人所告人也
 又何故為蔡人所之欲法先是其氏父子阻其蔡人偶語然頃有以酒食
 相進使者非死度除其蔡人始知有生民之樂語惟西百姓心使二年
 進城四州先奉平夏稅官軍戰亡者皆為收井給其家元氏曰榮慶代死
 若朕使百姓曉然知賊之為毒而度之為仁故其後取潘青如及字不惟
 不勝用兵之多蓋人心先服故也蓋非待物以誠之效歟十一月上御門
 受傳新吳元濟上御與安門受傳以其元濟獻于廟社而新之初惟西之
 人切於身身然其少誠之風度不能自後久而老者來切者往安於得進
 不使知有新進矣自少誠以卷進時出共皆不來以濫制能各以便其自

永樂大典卷七千七十八

十五

我人八侍直其才故以三州之長米天下之去深而攻之四年然後克之
 范氏曰人君之御天下其夫之甚易其取之甚難以意求之明斷神相之
 志實竭天下之兵力以成二州四年而後克之其難如此則人君豈可不統
 統兼兼謀其所以守之者哉賜李愬爵涼國公韓弘等遷官有差想奉指
 判官大將以下寬凡百五十員上下悅曰愬誠有奇功然奉指追多使如
 李或渾瑊又何如哉遂留中不下以官者為館驛使舊制驛又二人如驛
 主是詔以官者為館驛使在請開裝驛陳日內在外事誠亦各殊切在塞
 使官之源起出位之漸事有不使必成於初今或有妨不必在大上不該
 劉元正書法龍任官問憲宗之大局也於是准蔡兩平中之局任作夫
 故言職之使大曆十四年春用御史為使以李祐為神武將軍 十二月
 賜榮慶爵晉國公授入知政事 既董重質為春州司戶重質為元濟
 謀主榮慶官軍上欲殺之李愬承先許重質以不死乃死之
 王初學集覽 勇而控控去於下侍直之在侍杜則集謀 既無子
 一个此作而武不可蹟上元法室中平五年或於魏王師進養時
 煥計助為於魏王師進養時地然矣是月大命大公集傳曰於官
 為煥計助為於魏王師進養時地然矣是月大命大公集傳曰於官

行而不用。是日酒春。其時皆婚。既訖。先夫然後一我。本而天下大文
 語之辭。注。見高祖武德三年。福極之戒。書。共花。簡用。五福。厥用。六極。五
 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曰攸一曰。而
 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注。言天所以警勸人。用五福
 所以感沮人。用六極。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也。威德。謂武德。德。謂王承宗
 署散兵馬使。著。除也。散。上。於。六。院。去。馬。使。錯。給。音。慈。問。相。拜。屬。僕。其
 理。王。味。日。元。珍。似。拜。而。圖。記。月。介。奇。入。大。水。馬。瑜。吳。房。地。理。志。大。水。而
 有。兵。房。魏。法。吳。王。開。儀。弟。大。舉。奔。楚。楚。封。於。此。馬。堂。給。氏。本。房。子。所以
 其。封。吳。政。右。兵。房。桂。亡。法。見。音。女。帝。美。然。六。平。不。音。虞。備。言。不。拜。我。也
 左。傳。武。八。年。其。執。以。我。馬。虞。注。虞。鹿。也。運。播。神。機。類。也。兩。維。經。虞。充。注
 長。身。曰。瓊。瓊。觀。曰。攝。注。瓊。用。帛。全。福。長。八。尺。又。以。帛。續。瓊。木。馬。兵。尾。者
 曰。節。左。傳。介。尹。內。林。及。旂。漸。謂。買。乘。與。非。出。奇。不。勝。大。文。公。曰。兵。以
 正。合。以。奇。勝。善。之。者。出。奇。無。窮。魏。武。中。曰。先。出。合。戰。正。後。出。為。奇。正。者
 當。敵。奇。大。擊。其。不。備。服。在。日。黃。帝。大。清。以。乾。坤。民。其。四。開。地。為。天。地。以
 當。四。正。以。水。天。金。木。曰。陣。馬。龍。虎。馬。蛇。四。奇。或。以。奇。為。正。或。以。正。為。奇
 奇。正。運。相。息。如。環。之。無。端。不。可。終。窮。也。唐。李。靖。為。十二。將。兵。曰。四。奇。曰

永樂大典卷七千七十八

八正。以步人為正。馬軍為奇。四奇。取。於。大。將。八。正。取。東。於。四。奇。奇。常
 居。前。手。無。逆。敵。則。騎。突。為。首。曰。林。交。化。海。琛。兵。彩。鞞。豹。注。見。德。宗。建。中。四
 年。建。彰。義。節。彰。義。軍。曰。潘。瑒。也。凡。大。將。出。則。旂。所以。顯。其。乘。鞞。出
 迎。此。軍。禮。也。以。示。尊。敬。左。傳。右。肩。韜。注。韜。預。曰。素。和。也。馬。上。曰。鞞。鞞
 建。也。言。弓。矢。五。運。立。其。中。也。記。乘。記。曰。武。王。克。殷。衡。於。千。戈。也。先。成
 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建。素。亦。古。曰。也。千。戈。以。見。水。明。能。以。成。服
 兵。也。建。請。為。鞞。字。之。誤。也。兵。中。之。水。曰。素。鞞。素。古。問。或。兵。中。也。素。音。其
 鞞。音。良。辰。且。睪。二。反。又。文。記。乘。音。曰。將。車。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建。素
 注。王。肅。曰。所以。能。素。弓。矢。而。不。用。者。時。車。之。士。力。也。故。建
 以為。諸。侯。謂。之。建。素。也。今。手。懸。其。乘。鞞。出。迎。蓋。取。此。義。也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七十八